

落儿坑

次子 莆仙戏传统剧本

前次话 哪，阿才呀，顶后五呀，全

我全落 阮儿坑。下着阿林，只大

二子 莆田县编剧小组

合请教你的大家，那一个不想做阿才呀！

人物： 阮仔坑 阿妈 果堆 果坚

七妹哥 溪顶娘 廖莫 友人

阿才 一下 春治

第一场

阮仔坑：（唱：“玉盘”）

早起提这箕篮，

走到十七乡拾这一篮猪粪。

提去换米二斤柴买三文酒一瓶，

叫阿妈去煮饭，

米粥汤一碗来热热，

吃三二口，

免得手足冻。

念阮仔坑，长子果堆，尽日全我逼讨

来，怨咱没钱讨给他，他气的走到南洋

去，至今有十余年光阴，一文钱都不寄

次子果坠，要吃不肯做，天天只在咱面
前说话，哪，阿爹呀，顶居丑呀，全
我全庚，都成亲了喏，下厝阿标，只大
三岁，儿子生二个了，你心里都没打算，
今请教你们大家，那一个不想做阿公吖！

（唱：前腔）

算来算去尽日算，

一下五除四在外，

人上三去五进一，

剩这几文，（重句）

买磁实在无处载，

讨媳妇妻实并不是，

你看柜是咱假痴騷，

美木田无法由花，（重句）他吵闹。

陈仔说：唉，在地面讲没得用，赶紧去锄美拾

阿妈一美篮，摸来回家去做饭呀，

阿妈：阿妈（唱：“高儿花”没有）

阿妈：家里我早起天还未亮，

唉，摸那麻丝手冻如霜，

陈仔说：阿公拾美木回家，

苦的媳妇没钱可扛，

念八婶妈，长子累堆，走去南洋，不

见音信；次子累堆，居日工夫不肯做，

要吃你，要气你，罪过，我一个老头，

论通到无路可行。

（接唱前腔）

非我三人无打算，（重句）

实么室内如室外，

若无银元，

三百外么，

心想媳妇，

无处可拖。

你看，早起太阳那么高了，阿公去拾

柴未回家，今还没来煮饭。

阿妈：平样些须来，赶紧回家来。喂，阿妈。

阿妈：喂，阿公。

阿妈：阿妈呀，你早起煮饭了没有？

阿妈：家里无米，我搓些麻丝，饭还未曾煮

呀。

阿妈：那么么，这米你赶紧拿去煮，煮给孩

一下，滚汤些许给我来热一下，早起

实在冷，我脚手给冻都没法去。便得冷

阿妈：要什么，你这儿坐着，我只烧几下就

滚。你是我儿子，要什么钱？你若要

钱：要什么，你赶紧去，唉，生那样子，

咱做亦没有用呀。

果：唉：我无老婆，败兴呀。自的无妻常开

口，有（唱：“送花轿”）

想败兴，想败兴，

脚手酸软，

做到有口无处说。

多老奴才，作一个，

骆仔坑：嘿，老望河。早起游要够了，今大概

要回家来吃饭吗？

果：我不吃，要回来干吗？

骆仔坑：我晓的，我好象是有欠你的。

果：你不要话讲那么多，你会这儿吃打。

骆仔坑：你天天那么游什么要什么，工夫不肯做，

阿爸这么说你，那我还要去吃打。

果：我晓的，我不去游要，赚钱要给什么

人用？

骆仔坑：五娼仔，阿爸养你这么大，不赚钱给

阿爸来用，还讲赚钱要给什么人用。

累·爸：你要我做儿子，要用我的钱，你先要

老婆讨一付给我。各人想要老婆，他自

然就会顺实去赚钱。

骆仔坑：嘿，本娘，本娘，我怕的无妻嘴开

口，有妻会做乌龟呀。

（唱：“一枝花”）

休要日日来吵闹。（重句）

不想做家要咋样，

你口作一开，

老婆最为要。

工夫不肯做，

单苦逼阿爸，

天下无妻人甚多，

设个象你皮佬厚，

累·爸：今给你的看，儿子论善佬高佬大，

不打算讨媳妇，敢说是我吵闹。喂！老

货，你老货，我给你讲实话，你想要天我

爹、这看灶脚，你命要拿去看的，嘿，这得
 讲个笑话（唱：“寄生草”）“我姚司先
 生，你这你想死蛇啷嘴里，先生他这么讲，
 你这命，将我不顾放给死，我孩子前给先
 生讲了，简直今日话说出，
 给你听，我就是要全你拼，前有两件事情，那
 样早，你该有主意，么答也先重托？
 爹，我要我独身议，爹，我还未去过家
 呀，一定做不来，那先生先讲？
 名人趁早打算，
 免得随时惹讨气，
 轿仔说：儿呀，咱是父子，什么冤家给结那么
 深，是你红着脸来曾照命，非是阿爸无
 打算，前日你娘有给你看一个命，那子
 看命先生有这么说，亲婶呀，你这一子儿
 子，不要过早娶亲，若是过早娶亲，一
 轿仔说：是重婚，要廿二十五岁，才可娶亲呀。
 爹，你休听先生放屁，门前的看命，都是
 江湖，我说出，你会不相信。
 轿仔说：你姑且说来，阿爸肯信。

景隆：我前日到洪朝那儿算命，先生他就这样讲，朋友呀，你这命大可怕呢。我就问先生，我这命怎样可怖呢？先生他这么说，“你这命，今年应该生三个男孩子。”我给先生讲了，面黄舌白。

骆仔坑：哦呀，才十八岁，都有两个男孩，那怎样早呀，那你怎么答在先生呢？

景隆：我就这样讲，先生呀，我还未曾讨亲。

骆仔坑：哦，你说未曾讨亲，那先生怎样讲？

景隆：先生这样讲，“唉，朋友呀，你若还未曾娶亲，今年一年，定小心呀。”

骆仔坑：今何怕呀，先生亦是叫你要节俭，这正是一回有钱赚，不可乱用呀。

景隆：他是讲怎样小心，你都不懂，他是这样讲，“你今年该成亲冲喜，才会平安过，如若不然，一定会子受，会短寿。”

骆仔坑：唉，先生真在有这么说，我现在也不讨媳妇了，只要来当粮水，做寿衣，

做棺材，几个钱也只要来都给吃光。

景隆：今给你们看，有这样苦人，唉，有路

景 望 给他走，偏之不走，你看，亦有媳妇，

张仔坑：亦为了要，你偏之死蛇却在嘴。给你

你会（唱：“打花鼓”）

景 望 你这老人完全大贵相（重句）不怕

张仔坑：（接唱）

张仔坑：我这逆子毫不体谅（重句）来婚了

景 望：（接唱）阿公呀，你早起怎样要

你无钱为何要生儿，

张仔坑：（接唱）他天天又讲老话，他

我就是生儿亦无如比上菊。

景 望：（唱：“带新郎”）

我若无老婆丈夫简直不去做，

张仔坑：（接唱）“那云”

你想照阿兄气他走去南洋，

张仔坑：（接唱）我越理，

什么个生此子尽对我心肠，

景 望：（接唱）

叫我单身你休想（重句）

张仔坑：逆子呀，照你这么说，我是欠你一个

阿 妈 老婆呀？

累 望：互逆文呀，均不是你有欠我的。

骆仔坑：有呀，事体不肯做，想我要讨来给你，
你会给悞噃。

累 望：互奴才，越讲越没有？，不打你不怕
吓。（打介）

骆仔坑：暖，顾不得了，尽老命要命你来拚了，

阿 妈：好呀，好呀，阿公呀，你早起怎样要
全逆子惹气呀？

骆仔坑：今给你看，他天天只讲老婆，他要讲
什么呀？

阿 妈：暖哪，逆子呀，逆子呀，你真正天天
这样，一日一日悞哉呀。

（唱：“驻云飞”）

如此变更，

真是越说越纠缠，

嘴要一开讲老婆。

无钱实在本不能，

累 望：老货呀，无钱讨来给我，那么我几个

钱给我，给人去招赘，你还没有吗？

阿 妈：暖，儿呀。

（唱）“一枝花”呀，一日水月

（重句）人说好柴无滥烧，（重句）

果 望：我生不了，要烧他就要去烧。

阿 妈：（接唱）“一枝花”（重句）

好汉不肯给人招。

果 望：讨给我，你讨不起，我祇有打算给人

去招赘。

阿 妈：（接唱）不用，你倒有去招赘

你才正十八岁，

年纪还是少。

果 望：原来是，看我当做小国，因此把我这

样拖哄。

（唱前腔）

你教讲，我歪笑，

生死即取就即要。（重句）

骆仔坑：喂，阿妈呀，忍不得给他这样逼，前

日七妹哥有这么说，溪顶妹呀要招女婿

这货筒直就给他去呀。

阿 妈：阿公你不知天不知地，溪顶妹阿她是

叫城里人，东要好吃，东要好穿，而且

七妹哥还要赌钱，这货皮都磨穿骨，一月那里

去找十余元去善人。

果 坚：这不用你费心，各人想要老婆，我独

自成或者要“翻筋斗撒席”，（注一）去善

他一定唔，你何必挂虑。

阿 妈：岩事呀，本事呀，不要后日悔之不及。

果 坚：你不用管，你自入教念经是不怕的。

骆仔坑：阿妈呀，贵话无因，你简直去找七妹

哥阿给去呀。

阿 妈：唔，阿公你去吃饭，那我去找七妹哥。

七妹哥：唔，婚姻全赖媒妁之言，不论富贵与

贫穷，唔呀，叔公婶妈，小白脸都是在

家呀。

果 坚：七妹哥呀，你爱这么作要我。

骆仔坑：七妹哥，你早起到此做啥？

七妹哥：特个过来便乘呀。

骆仔坑：说是谁家亲事呢？

七妹哥：就是前日讲的溪顶坑阿的女儿，她说

聘金要四十元呀。

骆仔坑：四十元就是四十元，你主意定她就是。

七妹哥：还有一层呀。

骆仔坑：阿妈：噢，还有什么呢！回话。（重句）

七妹哥：她说一月限八元顾她家用。来问你一下。

骆仔坑：阿妈：唉，那我不敢主意，你自己问他

独自主意。

七妹哥：小白脸呀，给你讲一月八元，你泉爷

娘是不敢允她，你自己敢允或是不敢允。

果生：七妹哥，你就胆放天允她，一月八元

良，犹如豆粒掉背上落去。

阿妈：阿弟，各人要算的好，不要一时用嘴

乱允她，后日会得柴开不得锯出。（注十）

果生：你不用管，一月随口便口都要赚十几

元呀。

骆仔坑：阿妈，望费口舌呀，什么拿一件给做

定呀。

阿妈：哪，七妹哥呀，我这一隻手镯，定给

她做定，你叫她日子，那看越快越好。

七妹哥：我晓的，今你若人放心入去。

骆仔坑：阿妈：咳，（丧气下）

果生：趁早去食饭，好彩好市，要来打彩市

我求法最真。(陳雲)

七妹哥：好好，我今晚去回话。（重句）

累呀，苦么么，七妹呀，我要来问你一下。

七妹哥：你要向什么呢！

累 坠：我家比呀。

三妹哥：什么叫此呢？

翠：假做不知。 翠：假做不知。

三妹哥：喂，你，你家老婆喷？

果 坚：正是呀，她其实长的都何如？

三妹哥：霞，长的那叫标嫩嫩讲不出。

果 望：真的或是假？

三妹哥：真的，不骗你，你今后当好一个乖童。

下，我今要去回话了。

累 陀：要么，你慢点走，要呀，七妹哥说，

我家老婆长的标致，我都看不日子到

写。我今晚应光棍皮做一套，到她家去

做新女婿呀。

第二坊 宋州元嘉寺何年呢？

後頂姨：江平（唱 = 2 清和）

浓浓豪居有数年。

孝英：听，女子名童英，（重句）

意欲招赘一女婿，

溪顶姨：子男现验家来说来，品貌能时否说之

孝英：此事大概做合成。

念溪顶姨：前日七姊哥来说，验仔坑

儿子要给人招，今咱亦不敢自生意，当

今女子精明伶俐，今须当叫去来问一问

后来免得受怨。哪，童英吾儿呀，你快

出来呀。

童英：诺，我来了。

溪顶姨：（唱：“看命歌”）

在我有娘亲呼唤是何因，

水不不总是为依这婚姻不

孝英：前日听见她口音，

听伊人，貌秀清，

溪顶姨：暗之动依心，

今当请祝，早日合来。

童英：喂，娘呀，娘你叫儿出来何事呢？

溪顶姨：儿呀，为娘因你事事，未曾着落，尽

日替你挂心。

臺 英：哪，娘呀，有什么给你挂心，只要品

貌好，其余马马虎虎都可以。合意，为

溪顶姨：与野猫，只说品貌，品貌能够当饭吃

吗？儿呀，我听后未听见人讲，比人

品貌。（唱前腔）

溪顶姨：为娘为你亲事未成，今只有待的

时时刻刻，时时刻刻挂在心。

英：叫你出来问分明。

臺 英：哪，娘呀，何必询问，儿一把水都会

挑得起，要做媳妇总会做得起。

溪顶姨：与野猫，为娘早知你水会挑了，何必

在我面前讲话骨。阿妹呀，做媳妇比挑

水还不全，怕的你力还不够噫。

臺 英：哪，娘呀，做媳妇还有挑水那么辛苦

吗？你就像那鬼都一样，唉，七妹呀

溪顶姨：噯，不知天不知地，做媳妇是说不出口

的苦呀。

臺 英：哪，娘呀，儿要试一试看。

溪顶姨：噯，你要试看，我今向你，前日

七妹哥说，路仔坑儿子名叫景隆，此人

人品毓才好，他说要给人招赘，今该问

你自己合意再就陪做，你若不合意，为

娘亦不敢允，不得为便道。（重句）

蒋英：哪，娘呀，我背后亦听见人讲，此人

品毓，要娶过咱这心多不好，亦须十元

溪顶妹：哎呀，品毓好，品毓好，今只有钱的

七妹哥说话，我说会成，事事做就会成。

蒋英：娘呀，钱多钱少不要紧，人赶紧给叫

家里来，免得夜阿单一个睡害怕。

溪顶妹：马野姑，讲来讲去要讲钱，钱多钱少

还无要紧，人赶紧给叫来，人单一个睡

害怕。

蒋英：哪。

七妹哥：喂，阿姨呀。

溪顶妹：喂，你象没脚鬼都一样，哪，七妹哥

前日讲的那一事，今都怎个讲呢？

七妹哥：阿姨呀，叫伊阿呢！

蒋英：（唱：“包子令”）

七妹哥：（重句）

蒋英：（重句）